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Bronson Alcott教育思想及教育實踐活動之探究

報告類別：成果報告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03-012-
執行期間：109年08月01日至110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方永泉

計畫參與人員：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張意翎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鄭嘉齡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02 日

中文摘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究19世紀美國先驗論學者以及教育家Bronson Alcott(1799-1888)的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活動，在研究方法主要運用歷史研究法、理論分析法與思想史研究法。作為一位學者，Alcott倡導先驗論哲學，其教育思想也深受Pestalozzi的影響；另身為一位教育家，他又致力實際教學活動，還建立一些具創新性的學校來實現其教育理想，甚至還留下了大量教學過程，可以提供當時乃至後世的教育工作者參考，因而被視為美國19世紀重要的教育思想家，以及全人教育乃至靈性教育的先驅。在研究背景方面，研究者先分析先驗論在美國教育哲學發展的地位，其次探討了Alcott的生平及其重要活動，後再從教育目的與本質、教學方法、道德教育、女子教育等層面來闡述Alcott的教育哲學與思想。研究者認為對於欲研究教育理論及教育實踐間如何建立關係以及教育工作者如何培養反省判斷力與教育智慧的研究者來說，Alcott這位結合教育哲學與教育實踐活動的教育家，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個案對象，也可提供我們許多的省思和啟發。

中文關鍵詞：美國教育思想、先驗論、全人教育、靈性教育、西方教育史

英文摘要：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the 19th-century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 and educator Bronson Alcott (1799-1888). This study used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method of history of ideas research. As a scholar, Alcott advocated a transcendentalist philosophy, and his educational ideas were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Pestalozzi, while as an educator he devoted himself to pract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established some innovative schools to realize his educational ideals. He also left behind a large amount of records about his teaching tha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to educators of the time and beyond, and was thus regarded as one of important innovators of modern American education, as well as a pioneer of holistic education and even spiritual education. In regard to research background, the researcher at first analyze the status of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n recount Alcott's lifetime and importan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nd expound Alcot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ought, including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essence, teaching methods, moral education, women's education, etc. The researcher argues that Alcott, an educator who combine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with educational practice, is a case study worthy of our in-depth study, and can also provide many heuristic viewpoints and inspirations to our educators.

英文關鍵詞：American Educational Thought, Transcendentalism, Holistic Education, Spiritual Education, Bronson Alcott

Bronson Alcott 教育哲學及教育實踐活動之探究

壹、前言

知名生命及全人教育學者 R. Miller 在其《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What are schools for? Holistic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一書中，發現由現代世界觀主導下的學校教育，在當今後現代文化中往往會產生扞格不入的情形。他以為，當今也就是後現代的教育及文化應該走向更整全的(holistic)世界觀，其所調整全的世界觀包括了人本的(humanistic)、生態的(ecological)及靈性的(spiritual)世界觀在內(Miller, 1999: 75)。而為了進一步分析全人教育，Miller 還考察了部份西方教育思想發展歷史，列出一些他所認為的全人教育先驅，包括 J.-J. Rousseau、J. H. Pestalozzi、F. Froebel 以及 19 世紀美國教育思想中的先驗論者(transcendentalists)。而後者中又有 W. E. Channing、R. W. Emerson、H. D. Thoreau、G. Ripley、A. B. Alcott (又稱 Bronson Alcott) 及 F. W. Parker 等人。

在前述學者中，無論 Rousseau, Pestalozzi 與 Froebel 都是西方教育史中鼎鼎有名的人物，被列入全人教育的先驅並不例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教育哲學中的先驗論者也列名其中，包括了較為知名的一些作家及教育家如 Emerson、Thoreau 或 Parker，也有在國內不那麼著名的 Channing、Ripley 以及 Alcott 等人在內。而作為先驗論代表人物的 B. Alcott，雖然國內學者對其並不熟悉，但是出於他在教育工作上的特別貢獻，另位也是全人教育學者的 J. P. Miller 甚至直接稱他為「靈性教育先驅」(pioneer in spiritual education)。

除了 R. Miller 及 J. P. Miller 之外，著名哲學家 M. Nussbaum 也直言目前的教育遺忘了「靈魂」(soul)，而 Alcott 與印度詩人 Tagore 對於「靈魂」的看法¹值得我們用以省思今日的教育。Alcott 因此被 Nussbaum 視為 19 世紀美國重要的教育思想家 (Nussbaum, 2010)。

Alcott 雖是位相當重要且優秀的教育家，不過或囿於其理論或是其教育志業未竟全功，或是因國內教育學術界對於美國近代教育思想之認識較為狹隘之故，Alcott 之名在臺灣教育學界並不顯著，其相關教育學說之研究更乏人問津。例如臺灣的一些教育通史相關專書—如林玉体所著之《西洋教育史》(1984)及《西洋教育思想史》(2002)以及徐宗林(1985)的《西洋教育思想史》、許智偉的《西洋教育史新論》(2012)—均未提及 Alcott 其人，而中國大陸學者的專書，如滕大春的《美國教育史》(1994)及單中惠(2000)主編的《西方教育思想史》等，亦並未列入 Alcott 的教育思想。以研究者所知，中文世界裡，提及 B.

¹ Nussbaum 堅持主張 Alcott 與 Tagore 對於「靈魂」的看法，也就是認為靈魂應該是思考和想像的官能，其使我們成為人，讓我們與他們的關係更加人性化，而不再只是利用與操縱的關係 (Nussbaum, 2010: 6)。

Alcott 且論述較為詳盡者，大概僅有林玉体(2003)的《美國教育思想史》曾以專節論述其生平與思想。

事實上，國外的教育史或教育思想史專書論及 Alcott 者亦不多，如 R. Ulich 的《教育思想史》(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1968)一書專章中僅列了先驗論者中的 Emerson，在其論述 Rousseau 專章中僅曾簡略提及 Alcott。而 P. Nash 等所編的《教育人》(The Educated Man) (1965)一書中，亦無關於 Alcott 教育思想的評述。究其原因，除了 Alcott 的思想在學者眼中缺乏原創性外，學者常將 B. Alcott 視作「美國的」教育家，認為其主要影響力仍屬「地域性」，可能亦是原因之一。

另外值得觀察的是，在由 J. A. Palmer 所主編的《五十位主要教育思想家》(Fifty Major Thinkers on Education, 2001)一書中，洋洋灑灑列出了 50 位古往今來的教育思想家，裡面固然沒有 B. Alcott，但卻列入了他的女兒 L. M. Alcott 在內。該篇作者 S. Laird 特別提到了為何該書未選 B. Alcott，卻選了他的女兒 Louisa 的原因，認為其標誌了教育思想史的一種轉變。「1982 年之前……研究 Bronson 與研究 Louisa 的論文比例約為 2 : 1，1982-87 年間，這個比例開始改變，研究 Louisa 與 Bronson 的比例變成 3 : 1。而至今，兩者比例更達 20 : 1。」(Palmer, 2001: 132)。

L. M. Alcott 為寫作暢銷小說《小婦人》(Little Women)的作家，在美國文壇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若將當成一個教育家來看待，她的教育思想除了受惠於友人也是其父親重要助手的 E. P. Peabody 與 M. Fuller 外，更來自於其父 Bronson 所創設的創新型學校—聖殿學校 (Temple School)，以及 Bronson 所建立的烏托邦社區—果園公社 (Fruitlands) 的諸項活動。事實上在《小婦人》一書中的父親角色，就是以 Alcott 為其參考範本。這些顯示了 Alcott 對 Louisa 在教育方面的影響力，這代表了若要對於 Louisa 的教育思想進行深入研究的話，仍須先透過對 Alcott 的教育活動及思想的探究。儘管在小說中並未明言，然而 Alcott 這位「看不見的人」(an invisible man)，卻似乎對於 Louisa 以及其他 Alcott 周邊的人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作為一位「看不見的人」，形塑了 Alcott 奇特的命運。他竭盡心智創作出來的作品，大多被他最為親近的人所誤解，而他的大量著作亦不被後世甚至是其當代人們所認識(Matteson, 2007: 7)。

另外，若從人物歷史的角度來看，Alcott 這位深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其實一直吸引不少研究者的關注。歷年來一直不斷有一些關於他生平及其家族的傳記出版，其中最早者首推由 F. B. Sanborn 和 W. T. Harris 等人所編寫的《A. B. Alcott 的生平及其哲學》(A. B. Alcott: His Life and Philosophy) (1893) 兩冊，其中對於 Alcott 的生平及思想均有詳細的記載。此外 Dahlstrand (1945)所撰的“Amos Bronson Alcott: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亦為早期關於 Alcott 的重要傳記。至於 D. McCuskey(1940)的“Bronson Alcott: Teacher”，及 O. Shepard (1968)的“Pedlar’s Progress: The Life of Bronson Alcott”，則為後來研究 Alcott 者所不可缺少的材料，其中後著的作者 Shepard 還曾在 1937 年獲得普立茲獎

(Pulitzer Prize)。至於較晚 80 的年代之後，則有 M. Bedell 出版了關於 Alcott 家族的傳記” The Alcotts: Biography of a Family “。J. Matteson 所寫的《伊甸園的流放者》(Eden’s Outcasts)亦是關於 Alcott 家族的作品，後也贏得普立茲獎。

由上可推知，或是基於 Alcott 個人特有的人格與生平經歷以及他的教育志業，或是出於人們對於 Alcott 家族的好奇與重視，關於 Alcott 生平及其家族的記載及詮釋並不乏學者及傳記作家的關注，其相關的研究材料也並不欠闕，只是其較少從教育的角度特別針對 Alcott 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動進行系統的探究。

基於上述，筆者認為作為美國教育思想史，這位深具特色、又兼教育理論家與實踐家於一身的 B. Alcott，他一方面倡導先驗論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又將其一生心力用實地的教育實踐活動，更建立一些頗具特色的學校來實現其教育理想。對於欲研究教育理論及教育實踐間如何建立關係以及教育工作者如何培養反省判斷力與教育智慧的研究者來說，B. Alcott 這位企圖藉著實際學校的教育活動來施展其教育理想，並透過教育理論來指導其教育行動的教育家，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個案」的研究對象，提供許多的省思和啟發。

貳、先驗論教育主張與美國教育哲學發展的關係

在美國哲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先驗論(transcendentalism)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應該是美國兩個最具有原創性的哲學。不過基於某些原因，兩者都不太願意承認彼此之間的密切關係。首先，實用主義者向來自認為是美國哲學傳統的締造者，他們相信實用主義是一個全新的哲學流派。而為了建立其在哲學與知識論上的正當性(legitimacy)，他們常會低估了實用主義之前哲學傳統的重要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其常會貶低 Emerson 在哲學上的影響力(Donatelli, etc., 2010)。

而另一邊的先驗論擁護者（其中 S. Cavell²是代表人物），則意圖讓先驗論與實用主義脫鉤，尤其是 Emerson 這樣的先驗論重要代表人物，其認為更不應該被化約入實用主義的傳統中。在 Cavell 的看法中，Dewey 是啟蒙之子(enlightened child)，Emerson 卻是一位反啟蒙的人物；Emerson 重視情感與忍耐(patience)在日常經驗裡的重要性，但其思想並不是在行動或問題解決中尋找動機。因此若將 Emerson 當成一個實用主義者，其實是嚴重的對於 Emerson 在美國文化中聲音的「壓抑」(repression) (Saito, 2001)。

雖然在兩個傳統間，並不完全承認彼此的從屬關係，然而不可諱言的，兩者間的關係其實已交織於美國的哲學歷史之中。從先驗論到實用主義的演變，其實早已被證實(Donatelli, etc., 2010)。例如，在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版中關於先

² Stanley Cavell (1926-2018)為當代美國哲學家，Harvard 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倫理學、美學和日常語言哲學，在詮釋 Wittgenstein, Austin, Emerson, Thoreau 與 Heidegger 等哲學家思想方面，著有一些相當具影響力的著作。

驗論的詞目中，就說明了先驗論對於實用主義的影響。該詞目就認為實用主義中 W. James 與 J. Dewey 的機體哲學(organic philosophy)、美學和民主抱負(democratic aspiration)的觀點，受惠於驗論之處甚多(Britannica, 2020)。另根據 Riley (1909)的看法，新英格蘭先驗論(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與新英格蘭實用主義(New England pragmatism)之間，向來即存在一些令人訝異的類似之處(some striking parallels)。這些類似之處包括—他們都對於當時所習慣接受的傳統以及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有所反抗，而且他們也都重視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與人們所作出的情感性回應(emotional responsiveness)。Riley 進一步分析，他之所以認為先驗論與實用主義有著相通之處的原因。從哲學源起來看，實用主義可遠推於 Heraclitus 的「變」(changing)的哲學，先驗論則可上溯到 Plato 的觀念論(idealism)以及 Plato 學苑中所使用的教學方法。但我們並不能固定的哲學教條來拘泥地看待兩者，尤其是先驗論。例如 Emerson 自承其並不相信任何體系的完整性(completeness of system)，而這樣的體系正是由形上學家所構作出來的(Riley, 1909)。實用主義和先驗論也許在學術的「氣味」上容或有不同，實用主義較傾向於「物質性」的經驗主義，先驗論則傾向於「精神性」的觀念論；然而兩者同樣厭惡教條及體系，這也顯現了他們不接受既有傳統、意圖打破原有常規，進而想像展現自我的一面，也代表了新起學說所特有的創造精神。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作為兩種在美國這塊土地所發展出來的兩個具原創性的哲學流派，其實在基本精神上是有所相通，而實驗主義固然將美國特有的民族精神發揚光大，但先驗論在美國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則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地位。

另外，若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在美國教育及教育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向來就有一類教育思想家，早已經形塑了一種關於主動學習、學生中心學習的哲學和實踐理念，其也深信人的心靈(mind)具有在每項行動中建構意義的能力。據 Brickman 的說法，這一派傳統從 Emerson 與 B. Alcott 經過 W. James 和 Dewey，一直到 1960 與 1970 年代時一些最好的教育作家(Bickman, 1994: 385)。前述的 Nussbaum 提及美國教育的傳統時，她也提到其中有著拒絕完全被「成長導向模式」(growth-directed model)所同化的一派傳統。她說：「.....它的特徵是強調兒童在探究與發問時的主動參與。這種學習的模式和長久以來的西方教育理論哲學傳統有關，範圍從 18 世紀的 J.-J. Rousseau 到 20 世紀的 J. Dewey，其中還包括了一些優秀的教育家如德國的 F. Froebel，瑞士的 J. Pestalozzi，美國的 B. Alcott 和義大利的 M. Montessori.....。這一派傳統主張，教育不是只有對於文化傳統及事實的被動吸納，而是要去挑戰心靈，讓生活於這複雜世界之中的心靈，變得更加主動、更有能力，並能具備有思想的批判力。」(Nussbaum, 2010: 18)

根據上段的說明，可以了解，固然先驗論與實用主義屬於不同的哲學理論，然而若從強調學生具有主動參與建構意義及知識的能力的角度來看，這兩種看似不同的哲學理論所衍生出的教育理論卻又可被視為同類的思想傳統，那

就是重視學生的心靈和思考能力的培育。作為教育理論來看，它們較不那麼側重外在社會需要，也不那麼強調個人物質利益的立即性追求。這種思想傳統正是我們當今所最珍視的「教育即個人發展」理念之淵源。

同樣作為 19 世紀美國出現的教育理論，到了 21 世紀的今天，先驗論所受到的關注與重視，相較起來，卻遠遠地不及由 Dewey 所領軍的實用主義。在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建構式教學、分組學習等觀念，以至於所謂的學習共同體或翻轉教學等新式教學，一般人們在尋繹其理論基礎時，恐怕最多只會引用到 Dewey 一些較為人廣知的教育觀念，至於 Dewey 之前的美國教育哲學，特別是先驗論，則乏人問津。

Dewey 在美國哲學發展過程的獨特地位及其對於整個西方教育哲學發展的貢獻當然無庸置疑，然而任何的哲學或教育思想的萌芽及成形，不太可能無中生有，亦絕非一朝一夕之功。Dewey 的教育哲學雖屬於實用主義的哲學陣營，然而在其形成過程，受到的影響除了外在社會及經濟環境變遷、達爾文主義 (Darwinism) 興起與實用主義自身的發展外，其實也受惠於 Hegel 的觀念論之啟迪，根據學者的說法，Dewey 對於 Hegel 的觀念(ideas)所作出的回應，其實早已嵌入他的思想之中(Nash, 1968 : 357- 358)。

舉例而言，Dewey 早期的「有機觀念論」(organic idealism)就受到了 Hegel 的影響。而在這個部份裡，另一位德國哲學家 G. W. Leibniz 也扮演了影響 Dewey 的重要角色。在 Dewey 的有機觀念論中，基本上認為世界是有機地聯合在一起，而個人與他人、及世界之間具有連結的關係。儘管 Dewey 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 Hegel 主義的脈絡，但這種個體與全體有所連繫的邏輯，在 Leibniz 的單子論 (monadology) 中亦可覓見。

另一方面，先驗論者 B. Alcott 的「位格觀念論」(personalistic idealism)中則可發現 Leibniz 單子論的影響。Alcott 懷抱高度的社會理想，他試圖在「位格論」(personalism)基礎上建立社會，他要從事的工作正是要將所有的個人與整體連繫起來。這種透過「位格性」(personality)所形成的社會，其中每個個人與他人之間要維持著「動態的」連繫關係，這種對於「位格性」的看法即呼應了 Leibniz 作品中有關「位格同一性」(personality identity)的論述(Yamamoto, 2018)。因此，從個體及全體間具有一定的連繫關係角度來看，顯現了 Dewey 與 Alcott 或是實用主義與先驗論所持的教育學說之間，似乎具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

環顧 Dewey 早年所處當時環境，除了觀念論的影響，當時學界盛行的教育理論尚包括了先驗論在內。在這樣學術環境下成長茁壯的 Dewey，自然不可能不受到影響。雖然日後 Dewey 走上了與先驗論不同的道路，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就像 Nussbaum 所講的，Dewey 與先驗論中的諸多教育先賢(包括 Alcott 等人)仍然處於同一教育傳統之中，他們實際上都承繼了自從 Rousseau, Pestalozzi 與 Froebel 以降西方新教育的偉大心靈，從而得以在美國這片教育的新領土上發揮光大。因此針對先驗論的教育思想，其中特別是著力於教育甚深的 Alcott 的

教育主張進行系統的探究，必能有助於我們對於美國教育哲學的發展及演變乃至於其間的重要轉折和變化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進而對於西方教育哲學的歷史能夠有著更全面與深入的認識。

參、Alcott 的生平及重要教育活動

根據 McCuskey 的看法，在眾多的先驗論³學者之中，Alcott 占有獨特地位，因為他是這個群體中真正的「實踐者」(doer)，他所建立的學校可說是先驗論理論的實際範例(McCuskey, 1940: 2)。是以在現實生活中，Alcott 除了是《小婦人》的父親原型外，對於社會改革運動亦有實質的參與及貢獻，他不只是理論上的哲學家，也是醉心社會改革的教育家與運動家。以下即分期來介紹他的生平及重要的教育志業。

一、Alcott 早年時期

Alcott 在 1799 年 11 月 29 日生於 Connecticut 州（以下簡稱康州）Wolcott 的 Spindle Hill。母親 Anna Bronson，父親為 Joseph Chatfield Alcock。當其出生後，被命名為 Amos Bronson，一直至廿歲之前，都被喚為 Amos。後來他決定採用一聽來較動聽的名字，也就是把名字改為 A. Bronson Alcott，後來索性將 Amos 拿掉，又將自己的姓氏改為 Alcott (McCuskey, 1940: 4)，因而後人也多以 Bronson Alcott 名之。

Alcott 自幼家境貧寒，務農維生，雖然就讀當地學校，但其早年生涯很多知識來自其自學。13 歲時，他曾被送至母舅處，後者是當地一所中學 Cheshire Academy 的校長，若他一直持續學習下去，後來應該會成為一位神職人員，但他只待了一個月就因為過度想家而未能繼續待下去。14 歲時他又從事鐘錶工作，雖然他雙手頗為靈巧，但他對這種例常性的工作深感厭煩，所以後來選擇回到家裡，向當地的一位牧師進行學習。

對年輕的 Alcott 來說，若不到工廠的話，在面前的工作除了耕作外，只有販售(peddling)或教書兩種可能。後來他如當時大部份男孩一樣，選擇了販售的工作，因為販售工作讓他可以擁有自己的步調，而且能夠隨時停下來和他想要談話的人談話。15 歲起，Alcott 即開始自力更生從事販售的工作，沿街叫賣書籍及其他商品，後來還到南方各州販賣，讓他對於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認識與了解。Alcott 自承，販售東西的經驗給予他的收穫要超過一所學院所給予他的 (McCuskey, 1940: 18)。

在南方各州成功的販售經驗，使得 Alcott 開始揮霍起來，他過度重視衣著

³ 先驗論(Transcendentalism)一詞主要來自哲學家 I. Kant 的理論。先驗論主張者認為在 Kant 的理論中，知識並非如 J. Locke 所言來自感官知覺(sensory perception)，或是如笛卡兒式思維 (Cartesian thought) 所稱來自人們推理的能力。與前兩者不同的，它們是來自於天啟 (revelation)，來自靈感(inspiration)，亦即來自每個人出生即具有的「先天觀念」(innate ideas)。參見 Bedell, 1980, p.72。

及生活的品味，且不善於理財，遂使他欠下不少的債務，後再加上兩次不甚成功的販售旅行，更讓他的財務狀況雪上加霜。Alcott 後來的思想重心雖然從偏向物質轉向精神，但現實中的債務、貧困生活及家人的埋怨卻似乎一直糾纏在他的一生之中（Dahlstrand, 1945: 15-16）。後來雖然他的父親幫他還清了債務，但也迫使他必須回到家鄉工作，以還清父親的借款。

23 歲的 Alcott 身無分文，然而此時的他已不是那個當年初出茅廬的小毛頭。從某個角度說，他還是持續在「販售」，但這時他所販售的不再只是物質上的貨品，而是「思想上的觀念」（idealistic notions）（Dahlstrand, 1945: 16）。他改變了自己的姓名，此一「改頭換面的」宣示性動作，無疑是為了迎接他日後生命中最重要志業—教育活動而為。Alcott 和他的表弟 William 隨之開始了教書工作。

二、Alcott 的教育生涯

1823 年起，Alcott 開始在康州的 Cheshire 教書（William 則在 Bristol 教書）。在舅舅 Tillotson 的協助下，他成為 Cheshire 地方一所小學的教師。Alcott 與 William 的教育思想深受當時一些歐洲的哲學家及教育家影響，其中尤其是一本名為《提供父母教養子女的建議》（Hints to Paren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小冊的影響，該書撮述了 Pestalozzi 的思想。還有一本 R. Owen 的《新社會觀》（New Vision of Society），以及當時蘇格蘭裔教育家 William Russell 所辦《美國教育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這些書籍都給予這兩位生涯正在起步的年輕教師很大的啟發。Alcott 特別醉心於 Pestalozzi 的教育理念，他甚至將自己的學校稱為「The Cheshire Pestalozzian School」。實際上，Alcott 對於 Pestalozzi 的理解並不很精確，他在學校中許多教育作為，看來還是出自他的原創（Dahlstrand, 1945: 17）。Alcott 後來也到 Bristol 教書，但教學方法並不獲當地家長的支持，所以只好於 1828 年時離職。

儘管教學生涯開展得並不順遂，但 Alcott 的教育理想及教學方法，卻吸引了一位女士 Abby May。當 Alcott 於 1828 年在 Boston 重開幼兒學校後，May 便成為他的教學助理，之後兩人在雙方家長並不同意的情況下訂了婚，並於 1830 年時結婚。大概就是在這段期時，Alcott 公開表達了支持廢奴的立場，11 月時，他與著名的廢奴主張者 W. L. Garrison 共同創立了一個美國最早的廢奴學會。另一方面，Alcott 在 Boston 學校的教育事業並不順利，學生入學率直直落。之後，一位富有的贊助人邀請了 Alcott 與 Russell 到賓州創辦一所新學校 Germantown Academy，並擔任校長。

可惜 Germantown 學校後來也不太成功，到最後只剩 8 名學生入學。不過 Alcott 的兩位女兒，分別在 1831 年及 1832 年出生，他的次女 Louisa May 更和 Alcott 本人同一天 11 月 29 日生日。Alcott 與一般父親不同，在她們年幼時，Alcott 都與其保持親密關係，他甚至還詳細紀錄下女兒的成長過程。他的兩位女兒可以說後來一生都持續活在父親的影響之下，但兩人的回應方式恰成對

比：大女兒 Anna 完全妥協於父親「救世主」式的控制之下，幾乎沒有任何的抗議聲音；但次女 Louisa 則抗爭多年，後來成為著名的小說家，但終其一生都在與父親的影響對抗(Bedell, 1980: 89)。

1833 年 Alcott 一家遷至賓州，在那裡 Alcott 又經營了一所日間學校(day school)。一如往常，他的教學方法還是引發諸多爭議。所以 Alcott 找上當時著名神學家 William Ellery Channing，希望能重回 Boston 開學校。他獲得 Channing 和其他一些有力人士的支持，終於如願回到 Boston。

1834 年 9 月 22 日，Alcott 再度 Boston 開辦一所學校，招收了約 30 位學生，大部分來自富有家庭。該校名為「聖殿學校」(Temple School)，因其上課教室是位於 Boston 的 Tremont Street 的 Masonic Temple。助手則是後來成為著名教育家的 Elizabeth P. Peabody，後續接任的也是知名的 Margaret Fuller。Masonic Temple 的建築主要特色是有著一大片的哥德式窗戶(Gothic window)(McCuskey, 1940: 84)，在教學環境的規劃上採個人式的工作空間，每位學生皆有自己的書桌及黑板，而且學生亦可群聚於教師四周。教室中尚有多尊歷史知名人物如 Socrates 等人的半身雕像，還有基督的浮雕，讓學生有取法的模範，培養他們的想像力，並且感動他們的心（林玉体，2003：183）。

有了得力的助手後，Alcott 得以盡情展現他獨特的教學方法及實驗。學校剛開始時，Alcott 先花兩個月左右的時間進行初步的訓練及紀律。他很清楚自己的目標何在，但也知道完美的治理不可能一蹴可及。開始上課的時候，他會先和學生討論，問他們為什麼要來到學校。然後師生會一起討論有關紀律的問題，Alcott 則會展現紀律到底對於整個團體有多重要（McCuskey, 1940：85）。

聖殿學校中開設的一些科目如閱讀、拼字、寫字、算術、地理及繪畫等，雖然這些課程在傳統學校中也有，但在實際教學時卻別具特色。該校課程設計的主要用意，不是如同傳統式的灌輸學童知識，而在培養學生的自我學習（林玉体，2003：184）。因為 Alcott 所致力於的，是要去喚醒學生的良知良能 (consciences)，讓他們對於其精神（或屬靈）本性（spiritual natures）有所瞭解。此外，他也寄望學生知道更多，讓學生可以認識到自己其實可以成為更好的社會人士(social beings)(McCuskey, 1940: 86)。Alcott 堅信，當學生認識到自己可能成為更好的社會人士，也就是真正的自我後，上帝就會允許他們充分運用天賦，使自己的性靈發展到完美的境地。

在聖殿學校中，Alcott 運用了兩種教學設計：寫日記以及交談會話，成功而有特色的教學讓該校聲名遠播。寫日記的用意旨在要求學生反省並進行自我分析，引導學生「知汝自己」。有些日記則可大聲誦讀，希望讓學生能清晰思考及生動表達，內容則要求學生取法先人典範，尤其是依耶穌的行徑過理想生活。至於交談會話方式，則是 Socrates 及耶穌的教學核心，Alcott 有時會將學生聚在身邊，環繞於他桌子四周，開始發問，例如一天生活裡發生的事情，眾所皆知的寓言，或從一些書籍或福音書中取材提問。問後大家進行討論，教師從旁引導、說明、評述甚至質疑，促成學生進行更深邃的思考(林玉体，2003：

184；McCuskey, 1940: 87)。

Alcott 兩位助手均將聖殿學校的教學活動作成紀錄。其中 Peabody 出版的《一所學校的紀錄》(Record of a School) (以下簡稱《紀錄》) 為箇中代表 (Peabody, 1836/1874)。Peabody 被視為美國幼兒園之母，透過她的紀錄，人們不僅更加了解 Alcott 獨具一格的理論，而 Peabody 所作的課堂教學紀錄也對於增進教學實踐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訊(Zahner, 2016)。《紀錄》一書的二版在 1836 年出版，讓聖殿學校獲得大眾的肯定。但後來 Alcott 自己的《與兒童會話談福音》(Conversations with Children on the Gospels, 1837) 時，因部分會話教學內容涉及性教育及人類生殖的內容，遭到當地媒體的批判與抵制，被污名化為猥褻、污穢及異端，學校入學率因而下降。但這並不是學校最終關閉的導火線，而是當他允許一位年輕的黑人女學生進入他的教育實驗，此一舉動終於越過當時新英格蘭社群的習俗底線，學校最後只剩下這位黑人女學生及他自己的女兒，而他自己的負債又大於資產，所以他只能在 1839 年秋季來臨之前關閉了學校(Swartz, 2016: 242；林玉体，2003：184)。聖殿學校關閉了之後，Alcott 再也沒有機會在學校中教導年幼的兒童，此後他只能將教育的對象放在成人及父母身上(McCuskey, 1940: 113)。宣揚新的教育理念，成了他的使命，甚至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他早年販售經驗的延續。

此段時間還有段小插曲，就是 1835 年 Alcott 家庭迎來了另個新生兒，為了表彰助手 Peabody 的功勞，Alcott 將其女命名為 Elizabeth Peabody Alcott。不過後來 Alcott 夫人在其女三歲時，又將其女之名改為 Elizabeth Sewall (紀念她自己的母親)。不斷改名之舉動，可以看出 Alcott 性格裡天真而又感情用事的一面，但也可猜想此舉亦可能造成 Alcott 與其夫人間某種程度的緊張的關係。

之後有一群英國學者受到 Pestalozzi 學生 J. P. Greaves⁴影響，對於 Alcott 的教育活動及作品深感興趣，他們開始與 Alcott 通信，甚至建立了一間「Alcott 之屋」(Alcott House)烏托邦式的社區邀請 Alcott 前來指導。在 Emerson 的鼓舞下，Alcott 於 1842 年來到了英國，並停留了三個月 (林玉体，2003：185)。英國之行帶給 Alcott 兩個結果，一是他接受了 Greaves 關於「存有」(Being)觀念的主張，認為是「出身」(birth)才是整個改革中最重要，而非「教育」；二是他決定在新英格蘭地區找到一處地方，讓前述的原則得以施行 (McCuskey, 1940：125)。英國之行後 Alcott 還帶回了兩名助手，協助他建立一個烏托邦式的實驗性社區，最後他們在 Fruitlands⁵這個地方，建立了他們心中的伊甸園—果園公社。

果園公社實驗過程中，包括 Alcott 及其助手全家人都遷至麻州 Harvard 處的農莊中居住，但整個社區實驗僅為期七個月—自 1843 年 6 月至 12 月間—便

⁴ James Pierrepont Greaves (1777–1842)是英國教育改革家及神祕主義者，在思想上亦屬社會主義及進步陣營，其曾在 Yverdon 擔任 Pestalozzi 的助手。

⁵ Fruitlands 位於 Massachusetts 的 Harvard, 由 Alcott 和其助手 Charles Lane 等人依先驗論原則所建立。

以失敗告終。失敗原因與該農莊諸多措施過於理想且不切實際有關，如同其女 Louisa 在其《先驗派野人》(Transcendental Wild Oats, 1876)所描述的：「這個世界還未能成為烏托邦，誰想實現理想，將遭人恥笑，自討苦吃。」然而果園公社理想還是吸引了諸多名流人士如 Emerson, T. Parker, G. Ripley, N. Hawthorne⁶, Thoreau 等人的造訪，在當時造成一陣轟動。從教育史角度觀之，Fruitlands 並未留下什麼創新的教學理念及教學方式，然而其對於 Alcott 本人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甚至於對美國人而言，也可透過其來衡量家庭生活及教育的品質(林玉体，2003: 186)。

三、Alcott 晚年生活及教育活動

1844 年，Alcott 搬回 Harvard 附近的 Still River 村，然後 1845 年時又遷回 Concord，居住於他們名為 The Hillside(後被 Hawthorne 稱為 The Wayside)的屋子中。就在這裡，他的女兒 Louisa 有了自己的房間並開始寫作，從而開啟了她日後的文學生涯。而屢屢受到辦學失敗與社會實驗運動挫折經驗影響的 Alcott，從事教學的熱情亦隨之消減，此後他的教學活動只是零散地進行而已，但他仍繼續以寫作等其他方式來宣揚表達其理念。事實上，從 1826 年開始，直至死前五年(1883)，Alcott 寫了數十篇的論文、計畫、報告、自傳的彙集及大量的日記(Steim, 1960)。

在這段時間內，Alcott 接待了川流不息的訪客，甚至包括逃亡的黑奴在內，Alcott 在 1820 年代時便受到妻兄 S. J. May 的影響，成為堅定的廢奴主義者。他也對 1846 年起的美墨戰爭提出批判，認為這只是美國人想要從墨西哥人手中奪取黃金的侵略手段而已。後來 Alcott 全家曾又遷至 Boston，在那裡他曾主持名為「關於人的對話課程」(A Course on the Conversations on Man)一系列的對話過程，也曾在 Harvard 的神學校(Divinity School)的課外活動課程中教過 15 名學生。

1857 年，他們又遷回 Concord，居住於名為 Orchard House 的房子，一直到 1877 年。1860 年時，Alcott 還被任命為 Concord 地區學校的督學 (superintendent)。後來美國南北戰爭爆發，Alcott 當然站在廢奴的 Lincoln 總統一方，還曾在自己的家中接待過 Lincoln 總統。

Alcott 自己的著作，大概都是在其晚年時才出版，包括 “Tablets” (1868), “Concord Days” (1872), “New Connecticut”(1881)以及 “Sonnets and Canzonets” (1882)。因為 Louisa 後來成為暢銷作家，加上妻子 Abby 於 1877 年過世，所以 Alcott 的晚年生活大致悉由女兒供養。1879 年他成為「Concord 哲學學校」(Concord School of Philosophy)名義上的校長，他除了在學校開設講座外，幾年內他也陸續邀請了一些其他學者到校進行演講並且與之就哲學、宗教和文學等不同議題進行研討及對話。該校開幕之初，有 400 名付費註冊者。每天則有平

⁶ 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19 世紀美國小說家，其代表作品《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A Romance)為著名文學經典之一

均約 40 名參加者群聚於 Orchard House 起居室上聆聽 Alcott 的講座(Ronda, 2009)，該校可謂是美國最早期的正式的成人教育機構之一。1882 年 Alcott 中風，之後無法繼續從事寫作，晚年有 6 年的時間與女兒住在一起，後於 1888 年 3 月 4 日辭世。也許是父女情深的緣故，或是感到出於辛勤照顧父親重責已了，或是她自己身體狀況本就不佳，Alcott 過世後五天，女兒 Louisa 竟旋即辭世。

綜觀 Alcott 一生，其對於教育活動與教育研究的進行，可以說有著異於常人的熱情甚至毅力，他作為一位思想家，畢生致力將具有理想性但較為抽象的教育哲學或教育理論，落實到實際的教育活動與教育實踐中。為了理解兒童的基本天性，他對自己的女兒進行系統的觀察，並查考各類紀錄資料，在女兒一歲時，就已寫滿了 30 項有關嬰孩的天性資料。他還在四年間又完成了自己三個女兒的紀錄資料共 2500 頁，其中寫滿了孩子的生長及發展資料，以及 Alcott 如何努力去影響孩子生長及發展的過程。後來在從事 Fruitlands 社區實驗時，也將自己的家庭帶入，全家全程投入社區活動。後該實驗雖因作法過於理想甚至不切實際，而以失敗告終，但仍顯示了 Alcott 對社會及教育改革的熱情。

而在學校教育方面，在其生命前半時，Alcott 亦曾嘗試透過學校教育推展自己的教育理念。據 J. P. Miller(2005)之見，其認為 Alcott 所推動的教育，可稱之為「靈性教育」，或是所謂「靈性(精神)陶冶」(spiritual culture)。至於其在教學時亦有別於當時傳統的美國教育主流、機械背誦及呆板訓練的作法，其所採用的是一種蘇格拉底式對話教學。更特別的是，Alcott 在創辦與經營不同的學校過程裡，除了相關的教育論述外，還留下了龐大的教學活動紀錄，分別由其助理 Peabody 及 Fuller 紀錄下來，成為後人探究其教育活動與思想的最佳材料。另外，Alcott 平常的家庭及學校教育在 Louisa 的小說《小婦人》(Little Women)、《小紳士》(Little Men)與《喬的男孩們》(Jo's Boys)也有多處透過其中的主角人物予以描寫過。這些資料都有助於對 Alcott 教育思想的進一步了解。

肆、Alcott 的先驗論教育思想

根據 Angeles(1981)哲學字典的解釋，「先驗論」一詞有兩種意義，除了 Kant 的先驗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外，另外一種意義就是相信「直覺的」(intuitive)或「靈性的」(spiritual)高於「經驗的」及「科學的」，認為在經驗性時空世界之上尚有一個理想的、屬靈的實在存在，其可以為人們所掌握，並且還充滿於所有的事物之中。後者看法尤其與 Emerson 和其追隨者有關，這些人則被稱為「先驗論者」。Angeles 指出，若將先驗論與 Kant 的先驗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混為一談，其實是不正確的。

由字面上來看，「先驗」一詞易讓人聯想到先驗論與哲學家 Kant 的關係，固然 Kant 率先使用了「先驗」一詞，然而先驗論實際可上溯古代哲學家 Plato 和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的主張，認為精神性的理念(Idea)要高於經驗性

的事物。而除了 Plato 的理念說以及 Kant 等德國觀念論學者外，19 世紀的美國先驗論—或稱新英格蘭先驗論(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受到的啟發還來自於英國及德國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德國神學家 J. G. Herder 與 F. Schleiermacher 的聖經批評，以及 D. Hume 的懷疑論等 (Goodman,2019)。而由於當時先驗論者在論及觀念論傳統時，多半引用自當時英譯著作及 S. T. Coleridge、V. Cousin 及 T. Carlyle 等人的二手資料，故而產生了先驗論產自美國本土的感覺(Moiser, 1952)。

在哲學淵源之外，先驗論亦受到英國及法國文學中浪漫主義派的影響，其中英國浪漫主義作家不滿資本主義城市文明的過度發展，具有憤世嫉俗、歸隱自然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思想傾向。該派作家如 W. Wordsworth、S. T. Coleridge 等人還曾與 Emerson 會面，對後者的思想產生相當的啟發。在其〈論自然〉(Nature) (1836) 一文中，Emerson 奠定了先驗論的基礎，認為上帝或神充滿於自然之中，惟有透過探究自然才得以理解真實。而對於 Emerson 來說，所謂的「自然」正是要順服於「靈性」，從而協助我們每個人能「建造...你自己的世界。」(Goodman, 2019)。Emerson 這樣的論點，與 Wordsworth 頗為接近。另一位先驗論者 Thoreau 的《湖濱散記》(Walden) 更是舉世知名的文學鉅作，而對於自然的崇敬，甚至以身處自然之中的實踐行動來表達自己對自然的情感，也充分展露了先驗論自然觀的特色。

先驗論亦有宗教根源，其與 18 及 19 世紀初美國基督教中的「一位論派」(Unitarianism) 有關。一位論派反對「三位一體說」，認為「神」就是一位，將耶穌視為具有人性，而不是一位超自然的存有。哈佛大學(Harvard College)是當時一位論的中心，19 世紀時，幾乎所有 Boston 當地的神職人員都是一位神論者，其中 W. E. Channing 這位先驗論學者，就是一位神論的牧師 (Reese, 1983)。而 Emerson 也曾被任命為該派牧師，不過後來卻因個人理念離開該派。在 19 世紀初時，「一位神論」神學家們彼此之間有所謂「新亮光」(New Light) 與「舊亮光」(Old Light)之辯。其中前者相信宗教應該關注情感上的體驗，而後者則強調理性的重要性。先驗論重視反對教條、主張人與神之間可以直接交往，代表了「一位神論」的基本精神，但其側重體驗與直觀，又使其與傳統論者有所決裂。例如 Channing 在論及何為先驗論時，就說：「先驗論…是一場從充斥著信條與儀式的偶像世界走出的朝聖之旅，走向靈魂中上主所居之聖殿。它是一種對於儀式化與公式化的靜默。而通過單純凝視與心靈的直觀(intuitions of the single-eyed and pure-hearted)，我們或許可以聆聽到神諭(Sacred Oracle)。」(Miller, 1957: 37)這正顯示了先驗論不同於傳統教義及信條的宗教精神。

1836 年時，一群「一位神論」神職人員和 Boston 當地知識份子聚集在一起，在麻州的 Cambridge 成立了「先驗論俱樂部」(Transcendental Club)，他們所訴求的是屬靈體驗，並且認為人性本善，但受到社會的敗壞，所以應該尋自主與「自力更生」(self-reliance)。當時濟濟多士齊聚一堂，除了 Emerson，

Thoreau 及 Channing 外，也包括了 Bronson Alcott 在內。先驗論俱樂部的建立，標誌了在新英格蘭地區或美國的先驗論正式出現。

綜前所述，先驗論在哲學、文學及宗教思想上有其根源，形成了下列的信念：（一）人性論上受到浪漫主義教育學及一位神論的影響，相信人性天性為善；同時也相信組織性及強制性的社會及政治、宗教組織對人性會造成敗壞。

（二）在知識論及認識論上，對於 J. Locke 以來的經驗主義有所批判，反對所有知識來自外在經驗的主張，重視人的直觀與內省，認為透過它們可掌握內在及先驗的真理；透過直觀所得的洞見和體驗要更勝於邏輯。而先驗論所主張的哲學方法，也是來自 Kant 及其後繼者哲學主張的衍生，認為世上的智性(intellect of the world)應以私人意識(private consciousness)的形式來進行探究，主體意識(subjective consciousness)在進行試圖描述客觀世界的活動時，它首先必須要先描述界定自身後，才有可能達成(Moiser, 1952)。（三）在倫理學上，反對功利主義以外在物質作為唯一衡量價值的標準，強調「自力更生」與個人主義的重要。除了教條化的制度、組織及社會阻礙個人的發展之外，先驗論也特別指出了個人應該獨立思考、不從於流俗，甚至擁有公民不服從的權力等個人主義式的主張。（四）在宗教思想以及與自然的關係上，先驗論雖未全盤否定基督教，但卻具有泛神論的色彩。對於先驗論者來說，自然具有一定的神祕色彩及絕對的神性，人類不應該妄圖操縱甚至剝削自然，而應該儘量接觸並欣賞自然，甚至與自然契合，讓自然的生命之流滋潤心靈。Emerson 有所謂「超靈」(over-soul)(Emerson, 1841-1850)之說，「超靈」涵攝並聯合所有個別的靈魂，形成了每一個體背後的生機力量。而自然則是心靈的象徵，每項自然事實也都是我們精神事實的一個象徵。這代表了自然不只是物理事實的自然，其更高層次上也是精神性的，所以自然可以帶給人愉悅感、與人的意志結合而滿足我們的審美需求，進而能觸發人的思考，帶給人類心靈更多的啟迪（齊聰聰，2017）。

Elbert 和 Ginsberg 等人(2014)將先驗論教育主張歸屬浪漫主義教育學(Romantic Pedagogies)陣營。在他們的分析中，所謂浪漫主義教育思想係受 Rousseau 啟發，對於啟蒙運動以來過度強調人類理性而忽略情感與意志、以及 Locke 以降之經驗論強調經驗卻忽視直觀與內省的作法有所不滿。至於在教育實踐上，美國的浪漫派教育學則受到了 Pestalozzi 和 Froebel 的影響，尤其是在對於幼兒本性的看法上，而 Alcott 本人在其還是教育新手之時，就曾經為文推崇 Pestalozzi 的教育貢獻。不過，Elbert 等人也指出，即便浪漫派教育學對於 Locke 側重理性的教育思想並不滿意，然而總體來看，當時美國的教育創新者其實仍然借用了多處 Locke 的思想（Elbert, et al., 2014: 5）

一般來說，美國先驗論的中心人物還是 Emerson，其他的重要人物則有 H. D. Thoreau, M. Fuller, L. M. Child, F. H. Hedge, E. P. Peabody, T. Parker 以及 Alcott 等人(Goodman, 2019)。然而根據 J. P. Miller 分析，在所有美國先驗論學者及教育家中，Alcott 應該是其中投入教育最深、實際從事培育學生靈性(spirituality)的教育工作者。Alcott 堅信，教育應該是人生「最高的呼召」(the highest calling)，

為了實現這項理念，他也將其生命的各個階段都奉獻於不同形式的教學活動之中(Miller, 2005)。Miller 的說法固然有其偏重之處，然而若就其投入態度及精神來看，Alcott 確是美國先驗論者中最重視教育者無疑。

不可諱言的，由於 Alcott 在宗教及哲學上的信念不夠具邏輯性，致使其教育哲學因思想基礎的不夠完整，而有許多疏漏 (Haefner, 1970: 45)。惟 Alcott 畢生致力教育工作，又是先驗論代表人物，其教育思想仍受到後世學者關注。Alcott 過世之後，當時美國著名哲學家 W. T. Harris 與 F. B. Sanborn 就曾合著一本《A. Bronson Alcott: 他的生平及哲學》(A. Bronson Alcott: His Life and Philosophy) 兩卷，並於 1893 年出版，成為了解其生平及思想早期重要文獻。另在教育哲學史家 J. J. Chambliss 所著的《美國教育哲學源起》(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ts Development as a Distinct Discipline)一書中亦列入 B. Alcott，並且將其歸於「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章節中(Chambliss, 1968)。

Alcott 之所以被視為美國理性主義教育哲學先驅，代表他一方面承襲了 Plato 哲學中的理性主義成分，而其在先驗論上的主張，確實也影響到後來 Harris 的思辨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Chambliss, 1968: 43-44)。不過因為 Alcott 主張「精神」或「靈性」(Spirit)要超越「理性」(Reason)之上，是人類身上更高級的力量，這亦顯示了他的思想中義並非只有理性主義的理智面，而更偏向重視情感及全人整體的浪漫主義。

Alcott 一生所進行的教育活動相當地多，從事教育工作的時間更久，可以說是實踐先驗論(practical transcendentalism)的代表性人物(Crouch, 1991)，但這也使人很難將其教育實踐歸納出某些清晰的教育原理(Kerns, 2009)。且在其實踐教育活動的過程中，學者亦觀察到 Alcott 並未區別理論和實踐(McCuskey, 1940)，亦即在他與他人接觸的實地紀錄中，可以常常看出他對其哲學理念的實踐宣揚。坦白說，在進行教育活動時，Alcott 總是急於想要實現自己的哲學及教育理念，故而有時顯得有些不切實際、過於理想；有時則欠缺思慮，使教育活動和理念之間有所扞格。但這些並無損於 Alcott 教育思想的價值。Alcott 的教育主張及教育活動在當時仍受到不少學者的注目，而且充分展現了先驗論哲學的特色，以下即分點敘明 Alcott 的先驗論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目的及本質

先驗論認為，教育的目的並不是外在知識的傳授，而是如 Emerson 所言，是要「點燃年青人的心靈」(the heart of youth on flame)，培養具有「偉大心靈」(great-hearted)的個人(Miller, 2005)。作為一位先驗論教育家，Alcott 主張教育是思想被開啟的過程，這思想出自靈魂，與外在事物連結，又反映於靈魂，使我們得以覺察真實並形塑事物。」(Alcott, c. 1850; Nussbaum, 2010:1) 顯然在教育本質上，Alcott 更重視的是內在的心靈培育。

先驗論者雖非嚴格的基督教教條主義者，但也如聖經中所言一樣，賦與人類相當崇高的地位及獨特性。Alcott 就認為人是創造者所創造的最尊貴之物，人對於外在世界具有管理之權。但人類在出生之初卻是一個相當脆弱的存有，

所以需要透過教育這項藝術(Art)來實現人類的使命。對於 Alcott 來說，教育就是「人性陶冶」(human culture)。另一方面，兒童雖然脆弱，但也比成人更像神 (God-like)，其也能和成人一樣從事深入的思考及理解 (Carlson, 1988)。這些都顯示了教育的重要性。「人性陶冶是一項藝術，它向某個人揭示了其存有的真實理念 (true Idea of his Being) — 他的稟賦(endowments)— 他的財富 (possessions)— 使其得以運使其擁有的才賦，將其用之於其靈性(Spirit)的成長、更新及完善上。」(Alcott, 1885: 3) Alcott 認為，教育就是人得以完全的藝術，它包含了所有影響(influences)與紀律(disциплиnes)在內，惟有透過教育，人的各項官能(faculties)才得以開展及完全(Alcott, 1836: 3-4)。

Alcott 對於人性的發展潛能抱持很高的期望，他將教育視為「神聖的藝術」(The Divine Art)，但這項藝術的重要性或真實內涵卻長久以來被忽略。他特別指出，耶穌提醒了我們教育的重要性。耶穌對其門徒所說的：「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 5：48)，是人性中真實的一面，代表「義務的優越性」(Trump of Duty)，激勵我們得以不斷的自我更新(self-renewal)。Alcott 相信，這正是我們靈魂中最深處的本能(Alcott, 1886: 5)。Alcott 重視的是精神性的內在理念，他肯定人性中有著神聖的一面，但這個神聖面並非顯示在人對於外在世界的掌控與改造能力，而是顯現在人的內在靈魂的發展上。Alcott 認為每位兒童都擁有內在的靈性核心(inner spiritual core)，必須透過不斷的探問(questioning)才能引發出來。在這點上，Alcott 則顯然是接受了 Socrates, Plato 的相關主張，Miller 分析，Alcott 的教育目的就是「自知」(self-knowledge)(Miller, 2005)。不過筆者認為，Socrates 的自知是「認識自己的無知」，但 Alcott 的自知卻在「認識自己的內在神聖的一面」，兩者最終目的都在自我成長及自我更新，但在認識的基礎上還是有所差別。

二、教學方法

Alcott 回顧，人類作為一種具有神聖靈性的存有，這種觀念向來不受青睞，因此對於 Alcott 來說，教育的方法應該就是要在人類共同的心靈(common mind)上「回復」(reinstate)精神性的理念。如前所述，Alcott 認為耶穌提示了我們靈性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耶穌在聖經中所採用的教學方法，也應該為教師所仿效。另外，除耶穌之外，Alcott 還提到 Socrates 的對話教學，也是一個理想的教學方式 (Alcott, 1936)。在實際上，Alcott 曾將在聖殿學校所進行的對話教學過程紀錄下來，成為《與兒童會話談福音》(1937)一書 (共兩冊)。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 Alcott 使用了一連串引導性的問題來讓學生作出一些道德上的區辨(moral distinction)，並讓他們得到「正確的」(right)的結論。Duck 注意到，此一技術性重點在於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它是一種 Socrates 的對話(Socratic dialogue)，而 Alcott 將之稱為「會話」(conversation)—其致力於生成自我指導(self-directed)的學習者。」(Duck, 1977: 212)。而透過自我指導，Alcott 希望學生能真正地作到「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

Alcott 使用 Socrates 對話進行教學時，其中有項特點是他允許學生來引導對話的方向，但也因為將話題的主導權交給學生，所以有時討論會偏離一開始設定的主題。討論的議題包括基督神性的本質、嬰孩從何而來等問題(Kerns, 2009: 107-108)。而從 Alcott 《與兒童會話談福音》(1837) 一書所列的紀錄來看，其涵蓋主題約有 50 個，進行教學是在 1835-36 年期間，對話主題大多集中在「靈性」(spirit)問題的討論上，如靈性的概念、本質、進展、奉獻及其與人性的關係上，而靈性與人性有關，所以也會探討到「父性」(paternity)與「母性」(maternity)有關的問題。基本上 Alcott 所提出的問題仍多與上帝、生命及道德有關，但由於他沒有限制學生發言，所以有時會顯得「葷素不拘」，甚至逾越當時人們心中的界限，觸怒社會中的衛道人士。

例如，當學生們在討論到在 Boston 當地是否有聖靈(holy ghosts)時，有學生回應：「這裡有的是，但並不是那麼神聖的鬼魂。」而當 Alcott 再問到，Boston 是否有偶像崇拜時，同位學生又諷刺地說：「有許多人，但他們崇拜的是金錢。」另有些學生則嘲諷自己父母的教育方式。此外，在討論到天堂與地獄的問題時，學生的回應是，它們並非物理空間，而只是心靈狀態；談到耶穌的人性和神性時，如同其他先驗論者一樣，Alcott 主張相信基督教的有效性並非奠基在神蹟上，而是在於耶穌基督的教導和模範上。

事實上，除了宗教外，另個更容易觸怒大眾的則是與「性」有關的主題，而其引發之批評尤烈，鎮。如前所述，在聖殿學校中的討論有些是與性教育和人類生育有關，因而被某些評論者視為褻瀆之言。如在該書的第九段對話中，關於「靈性的連結」(Marriage of Spirit)，有學生回應 Alcott 問題，竟提出了「嬰孩是集其他所有人之頑劣而成」的說法，此說法被當時許多人所指責 (Alcott, 1937; Carlson, 1988; Kerns, 2009)。從今日的角度來看，當時某些討論固然顯得有些戲謔荒誕，倒也非屬大逆不道，惟在民風保守的當時，仍讓許多家長和社會人士無法接受，這也後來導致學校的關閉。

歸而言之，Alcott 所使用的會話式教學法，並非只有形貌，而是真的想促使學生能進行觀念的交流。而教師也真的作到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思維，從而將自己潛藏的、尚未成形的觀念更加完整的陳述出來(Oliver, 1962)。Alcott 本於他的先驗論教育理念，希望能夠透過 Socrates 及耶穌的對話教學，將學生的內在能力及觀念引發出來。這樣的教育理念在當時保守的美國社會中，相當地大膽，也代表某種程度的創新，但卻不符合當時家長及社會人士的期待。當時的父母送孩子去學校讀書，尤其是公立學校，是希望孩子能夠被「教導」，而不是期待孩子自己「學習」什麼東西。Alcott 有著先進的教育理念，也努力地想要實現它，可惜在當時其他條件尚未成熟的情形下，最後以失敗告終。

三、道德教育

Alcott 採用先驗論的會話教學方式，確實是突破傳統的教學法，惟最後社會大眾的接受度並不高，甚至予以抨擊。究其原因來看，倒不是教學方法本身

所引發，而是來自於其所探討的主題不符當時的宗教主流觀點與社會習俗的期待，故而產生爭議。在 19 世紀的美國，不同基督宗教教派對於教育仍有相當的支配力量，也因此對於道德方面的教育份外重視。

而 Alcott 學校號雖然有著進步的教育理念，然其主要目的除了知識的教導之外，道德教化亦是重要一環。根據 Peabody(1836/1874)在其《一所學校的紀錄》(以下簡稱《紀錄》)第三版前言：「...我那時相信他(指 Alcott)(斜體字部分為筆者所加)一到現在還是如此—教育必須是道德的、智識的、靈性的，和身體的教育，從生命的一開始便是如此。」由 Peabody 該書的副標題「例舉道德教化的原理和方法」(exemplifying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moral culture)即可看出，道德教育在 Alcott 學校的重要性⁷。

根據 Peabody 在《紀錄》中所言，上課時 Alcott 坐在書桌後面，學生則圍繞他旁邊而坐，學生坐在椅子上，彼此間保持不會相碰觸的距離。然後他開始問學生上學的目的。學生回答的第一個答案是「來學習。」「學習什麼？」一直追問下去，之後學生會回答學習一些不同的科目等。但 Alcott 會暗示這些並不是全部。直到有學生回答：「行為良好」(To behave well)，然後他進一步讓學生去闡述該句的意思。到最後學生同意，學習的目的是為了「適當的感受、正確的思考、正當的行動」(to feel rightly, to think rightly, to act rightly)，其中還甚至有位學生提出，這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正當的行動(Peabody, 1836/1874: 14-15)。儘管 Alcott 本人並未明言，正當的行動(right action)是學習的最主要目的，然而從 Peabody 的紀錄中，確實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在 Alcott 學校的份量。對於 Alcott 來說，關於人的研究，是所有研究中最重要，而人的品格(character)，「無論是先天或後天，或是受到性情、教育、社會、政府及宗教影響而有所改變」，都是值得關注及分析的主題。」(Alcott, 1830/2009: 1)。

在 Alcott 的信念及哲學中，教育若要有成就，必先奠基於人類的三重天性上：身體的、心智的及道德的，而且這三方面的訓練需予統合(Haefner, 1970: 99)。雖然 Alcott 認為教育應該包括體智德三方面的發展，不過作為一個主張觀念論的先驗論者來說，他似乎更偏重道德方面的教育和陶冶。Haefner 就認為，對於 Alcott 來說，教育體系中最要緊的目標即在於品格的建造(character-building)而和品格有關的「道德陶冶」，在 Alcott 的用法中又稱為「靈性陶冶」(spiritual culture)(Haefner, 1970: 103)。「在所有幼童本性的原理中，良心(conscience)最需要小心的培育。因為這裡有著品格的根基，由此而產生關於真理、勤勉、順服、讚許、信任、自制、堅忍、正義、慷慨等道德習性，從而擴及所有的社會及義務關係。要喚醒並且教化這些，正是教師工作重要的一部份。」(Alcott, 1830/2009: 20)。

當然，Alcott 所講的品格並不能完全等同於道德，而筆者認為 Alcott 的品格教育包括了情意(affections)與良心(conscience)的教育。Alcott 主張，教育應適應

⁷ 本書在第二版之前，副標的名稱還是「靈性教化」(spiritual culture)的原理和方法」，這代表在 Alcott 學校中，靈性與道德方面的教育是緊密聯合一起的。

官能(faculties)出現的次序，他認為人有四個連續的成長階段：動物性、情意、良心與理智。Alcott 相信，情意甚至是人最重要的一種官能；因為人們主要是透過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來學習，所以一切善及真的事物最好是以愉悅方式出現 (Alcott, 1830 /2009; Crouch, 1991)。

雖然強調學習應以自由和愉悅的方式來進行，然而在 Alcott 的學校中並非不注重紀律 (discipline)，事實上他反而非常強調學習中的紀律；不過對於 Alcott 來說，紀律主要是用以維繫學生的注意力及培養良好的行為，而非只為了懲罰學生。教師的首要之務還是要培育及指導學生的情感，而情感方面很多都是與幼童的快樂 (infant happiness) 有關。教師應該具有仁慈的智慧 (beneficent wisdom)，以洞悉幼童所具有的力量和優勢、兒童天性中的明顯意向，並且對於教師正確的要求有著宗教性的順服(Alcott, 1830/2009:6)。所謂宗教性的順服並不是被動性的屈從，也不是一味的灌輸，而是，學生要在紀律的決定上扮演主動的角色。「在學校裡，紀律成為一種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的形式...做錯事的人通常要接受懲罰，他們得接受來自其他學生的指定，因而有時被會排除在一些較具吸引力及挑戰性的團體活動之外。」(Fenner, etc., 1944: 60) Kerns 甚至認為，Alcott 這種學生自我治理的觀點，是相當具有革命性的(Kerns, 2009:34)。Alcott 亦反對隨便的體罰，主張體罰若要施行必須用以矯正根深柢固的惡習，在體罰執行前，被罰的學生也必須同意處罰的公平性，然後才能進行 (Matteson, 2007: 58)。不過體罰的施行，在 Alcott 的學校中相當罕見，有時他會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進行「處罰」，例如有次學校中的女學生發生打架事件，但 Alcott 並未直接處罰學生，卻是處罰自己不能吃晚餐(Matteson, 2007: 65)。

簡言之，Alcott 並不是用外鑠，而是以內在自覺的方式來進行道德教育，他也如 Socrates 一樣，相信只要學生能省視自己的本性，就能培養道德品格。「良心是所有高貴品德的源頭，它形塑了純良和高尚品格。」(Alcott, 1830/2009: 7)。惟有透過明智的和快樂的培養過程，兒童的心靈才發現內在自我、自立和自制的源頭，甚至達成對於上帝的崇敬。但道德教育還是教師的重要使命，學校教師必須要為學生的品格發展負責(McCuskey, 1940: 23)，品格教育朝一夕可成，教師必須要有耐心，也要有經驗。教師除了要慎選適合兒童思想語彙的言語及方式外，也應選擇適合的故事和印刷品來作為道德教育的材料。當然更具有影響力的是教師的品格。畢竟，「共鳴和模仿、對於周遭環境的適應，是兒童心靈的主要趨向」(Alcott, 1830/2009: 19)，因此教師也應該具有良好的品格，教師本身的愉悅、滿足、希望和快樂等正向情感，都會正面影響到學生的發展。

四、女子教育

Alcott 懷抱教育熱情，除了在學校中招收女性學生，並且以女性教師為其助手，也在自己的家庭中以自己的女兒作為對象，進行教育實驗及紀錄。如前

所述，甚至聖殿學校之所以關閉，也與該校招收了一位黑人女性學生有關。由此可見 Alcott 對於女子教育的重視程度。

在 1837 年 Alcott 致友人 M. S. Perry 的一封信中，他提到女子教育需考慮到女子未來所可望建立的人際關係(如妻子和母親)，所以應該致力於道德情感和性別傾向的發展，凡是能夠在習慣中能加強化它們的方法，就應該儘量探求。Alcott 強調，女性智性(female intellect)仍然必須接受來自溫暖生命及情感的餵養和探究，才能夠完成其偉大的目的。但若只是阻礙其心靈感性的發展，讓它成為一灘死水，則就無法達到女性教育的宏大目標 (Wagner, 1979: 295)。因此，對於 Alcott 來說，女性也如同男性一樣具有智性，雖然女性未來主要所建立的社會關係(主要是妻子和母親)與男性不同，但這不妨礙女性的教育目標。而且女性受教過程也應該重視情感和品格的全人培養，不應流於呆板單調，因而窒礙了女性原有的發展。

我們無法否認，在當時社會中 Alcott 的心中或許仍存有某些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但是放眼 19 世紀的美國，在那個時代中，有關於青少年女性因為身體因素(經期、生殖系統發育)，而不適合接受教育的說法甚囂塵上，而 Alcott 仍強調女子受教的重要性，甚至親身在自己的學校和家庭中力行，已經相當難得。例如 1873 年還有位 Harvard 醫學教授 E. H. Clarke 宣稱，在身體能力允許的情形下，女性當然有權作她任何想作的事，但是為了保健，女性最好還是不要接受男性模式的教育；青春少女正逢生殖系統發展的階段，若仍執意接受教育，則對女性日後的身體健康是有害的(Bullough, etc., : 1973)。顯然 Alcott 並不認同此種說法，還是堅持讓他的學生和女兒可以接受進一步的教育。

當聖殿學校於 1840 年關門之後，Alcott 帶著他的家庭回到了 Concord，此時在英國的 Alcott House 教育實驗雖然仍在持續，但他似乎體認到自己在美國本土從事的教育改革勢難有所為，所以他把教育熱情灌注在完善自己女兒的教育上。他大量地紀錄了自己教育女兒的過程，身為一位父親，這在 19 世紀的美國是極為少見的(即便放在今天，也是很少見的)。雖然有時 Alcott 的作為看來有些隨性，但他對教育的一般狂熱，卻很難讓人不正視，而且他的教育事業及理論事實上也影響到了他的著名作家女兒 Louisa May Alcott。

Alcott 及其夫人 Abby 都很看重女兒的教育，他們期待自己女兒日後除了嫁為人婦外，也能擁有自己的專業生涯並自力更生，所以對於女兒的教育不遺餘力。例如 Louisa 就能花上 10 年的時間來磨練自己的寫作技能，終至得以在文壇上大放異彩，甚至在美國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Alcott 本人其實不是個盡責的父親，他總是不斷的外出演講、工作、宣揚自己的信念，在女兒成長階段，很少有時間在家中，甚至到了晚年時，還因為入不敷出，連基本生活都要女兒來支應。Louisa 雖然生長於一個教育家庭，但實在不能夠說她的家庭生活美滿幸福，至少從她後來的精神狀況來看，原生家庭帶給她的影響，很大的一部分其實是負面的壓力。

Alcott 與 Louisa 之間的父女關係是微妙而又矛盾的，Louisa 小說中最重要的

三部曲《小婦人》、《小紳士》和《喬的男孩們》是理解她教育理論的主要來源，而這三部曲不僅反映了 Louisa 自己的家庭背景—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清教徒的傳統(Salwonchik, 1972: 66)，書中充斥著與道德有關的教訓或口號，也顯示了她受到父親先驗論教育理論的影響。有趣的是，在《小婦人》中，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在子女的教育中卻是缺席的，然而若其所呈現的教育思想內涵來看，Alcott 所代表的精神卻又無所不在。例如《小婦人》中的主角 Jo 後來和其身為先驗論哲學家的丈夫 Baher 共同創立了一所 Plumfield 學校，還樂在其教育工作中。這似乎又顯示了 Louisa 對於 Alcott 教育理念早已內化與服膺—其中的教育理念包括尊重兒童作為一個個體、學校應該成為提供學生安歇之處、應該採用新的教學方法、教育目的應該是幫助學生在智性和德性上有所成長(Kerns, 2009: 56-57)。儘管 Alcott 算不上是一位稱職的父親，但他透過自己的積極行動與近乎天真的熱情，還是感染了他的女兒，更在他女兒卓越成就的展現中，發揚了自己男女平權的教育理念。

伍、結語

先驗論被稱為是「實踐的觀念論」(practical idealism)，當大多數的先驗論者企圖在自己的生活中實踐觀念論中「觀念重於現實」、「精神重於物質」、「直觀重於經驗」、「自立重於依賴」的生命理念時，Alcott 則是進一步地將先驗論的知識論及教育觀點融入了自己的教學活動及教育改革中。他篤信先驗論關於人性的主張的，人具有神聖的本性，能夠直觀到知識與真理，真正的知識是關於自我的知識，人類的學習應該重視私密的個人學習和沈思 (private study and contemplation)中，所謂學習應該是學習「和孤獨共處的孤獨」(alone with the Alone)，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應安靜的等候並領受智慧；有尊嚴地獨立於流俗和眾意之外；在言行上則保持真實的獨創性(Prietas, 1971)。但另一方面，儘管強調個人與沈思在學習過程的重要，但 Alcott 並不止步於此。他還體察到「關係」在人類能力 (human capabilities) 的重要性。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特別提到了人類能力分為下列幾類：1.生命力(vitality)；2.機體(organism)；3.感受性(susceptibility)；4.智性(intellect)；5.良心(conscience)；6.關係(relation)(Wagner, 1975: 292)。這些一方面是人類本性，另一方面則要透過經驗來發展。這使其並不只是重視內在直觀的個人學習，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Alcott 開創了新的和年輕學生互動的方式，即通過蘇格拉底與耶穌對話式教學方法來進行教育，他主張全人的教育（尤其是情意、品格與靈性上的培育），被視為是美國靈性教育的先驅(Miller, 2005)。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Alcott 致力將具有理想性但較為抽象的教育哲學或教育理論，落實到實際的教育活動與教育實踐中。他在生命各階段創辦與經營了不同的學校，除了留下不少的教育論述外，還留下了龐大的教學活動紀錄（由其助理教師 E. Peabody 及 M. Fuller 紀錄），不只留給後人許多具有啟示性的

教學紀錄，亦培養出一批優秀專業的教育人才(Peabody 與 Fuller 都是比 Alcott 更為成功的教育家)，對於美國教育作出積極的貢獻。

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間落差的問題，向來被社會大眾所訾議，也受到教育學者的關注，究竟應該是教育理論指導教育實踐，還是教育實踐形塑教育理論，其間多有討論。教育作為一門應用性極強的學科，理論與實踐間的關係十分緊密殆無疑義。Froebel 就認為，教育理論是一套指導(directions)的體系，源於我們對於（永恆）法則的知識和研究，在人們生命工作及畢生志業的達成過程中，用以引導這些具有思考及智慧的存有。(Froebel, 1906: 4)。由此來看，Alcott 可說充分實踐了 Froebel 的看法，他的教育活動指導了他的教育活動，也許有時顯得天真冒進，不合時宜，然而正是透過了 Alcott 的努力與精神，也啟發了更多後進投入了教育活動，並有所成。

依 Herbart 之見，要進行教育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與反思，除了考量教育理論本身的特性外，也必須依靠教育者（不論是進行構作理論的學者或是推動教育實踐的實務工作者）具備所謂的「反省判斷力」，並以「教育智慧」作為其間的溝通橋樑，方能成事。從反省判斷力的角度來看，創發或主張教育理論的學者永遠無法自絕於教育實踐之外，否則其無從培養其反省力與判斷力；而從事教育實踐的工作者來說，亦需要不斷與理論對話，才能培養出更圓熟的教育智慧。

總而言之，Alcott 宣揚當時最先進的教育理論(Pestalozzi 的教育理論)，倡導頗具特色的先驗論的哲學思想，又投身吃力不討好的教育實踐活動，建立一些頗具特色的學校來實現其教育理想；其間甚至還留下了大量的教學過程的紀錄（包括在學校中的教學過程與自己對子女的教育在內），可以提供當時乃至後世的教育工作者對其教學活動進行更進一步的考察。對於欲研究教育理論及教育實踐間如何建立關係以及教育工作者如何培養反省判斷力與教育智慧的研究者來說，Alcott 這位企圖藉著實際學校的教育活動來施展其教育理想，並透過教育理論來指導其教育行動的教育家，仍然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個案對象，提供我們許多的省思和啟發。

參考文獻

- Miller, J. P. 原著，張淑美主譯 (2000/2007)。生命教育-推動學校的靈性課程。台北市：學富。
- 方永泉(2015)。靈性可教嗎？—從靈性教學的特殊性看生命教育中的靈性教學問題。市北教育學刊，51期，頁1-26。
- 但昭偉(1994)。教育理論的建構及教育實作。初等教育學刊，第3期，頁189-204。
- 李安德原著，若水譯(1992)。超個人心理學—心理學的新典範。臺北市：桂冠。
- 李鎬鈺(2015)。國民小學實施靈性教育之必要性。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卷4期，頁178-181。
- 林玉体(1984)。西洋教育史。台北市：文景。
- 林玉体(2002)。西洋教育思想史。台北市：三民。
- 林玉体(2003)。美國教育思想史。台北市：三民。
- 孫效智(2009)。臺灣生命教育的挑戰與願景。課程與教學季刊，12卷3期，頁1-26。
- 徐宗林(1985)。西洋教育思想史。台北市：文景。
- 張淑美(2008)。生命與教育的雙修並練—靈性教育理念與實踐。載於生命教育議題研討文集，頁118-129。高雄市：九華圖書社。
- 許智偉(2012)。西洋教育史新論。台北市：三民。
- 單中惠主編(2000)。西方教育思想史。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
- 曾加縈，李瑞珠(2015)。從生命教育新視野談「靈性教育」。臺灣教育評論月刊，4卷11期，頁128-131。
- 游振鵬(2004)。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係及其合理性發展。國民教育研究學報，第12期，頁1-18。
- 楊深坑(1988)。理論、詮釋與實踐—教育學方法論論文集。台北市：師大書苑。
- 滕大春(1994)。美國教育史。北京市：人民教育出版社。
- 簡成熙(2002)。本土教育理論之建構：教育哲學工作者的反省。教育科學期刊，第2卷2期，頁36-61。
- 齊聰聰(2017)。論愛默生詩中的自然之美與“超靈”的啟示——以《杜鵑花》為例。外文研究，2017年第4期，頁48-53及104。
- Alcott, A. B. (1830/2009). *Observations on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nfant Instruction*. Boston, MA: Carter and Hender.
- Alcott, A. B. (1836).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Human Culture*. Boston, MA: James Munroe and Company.

- Angeles, P. A.(1981).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Y. : Harper & Row.
- Bullough, V. & Voght, M. (1973). Women, Menstruation, and Nineteenth-century Medicine.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47: 1 , pp. 66-82.
- Bedell, M. (1980). *The Alcotts: Biography of a Family*. N.Y.: Clarkson N. Potter.
- Bickman, M.(1994). From Emerson to Dewey: The Fate of Freedom in American Educatio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6: 3, Curriculum and Criticism. pp. 385-408.
- Britannica, T.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2020, May 27). Transcendentalis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Transcendentalism-American-movement>.
- Carlson, L. A. (1988). "Those Pure Pages of Yours": Bronson Alcott's Conversations with Children on the Gospels. *American Literature*, 60: 3, pp.451-460.
- Carr, W. (1986). Theori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 2, pp. 177-186.
- Chambliss, J. J. (1968).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ts Development as a Distinct Discipline, 1808-1913*.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Crouch, J. (1991). Bronson Alcott's Experiment in Practical Transcendentalism.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Web*. Online Available: <https://archive.vcu.edu/english/engweb/transcendentalism/authors/alcott/crouch.html>.
- Dahlstrand, F. C.(1945). *Amos Bronson Alcott: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Rutherford: Donatelli, P., Frega F. & Laugier, S. (2010). Pragmatism, Transcendentalism, and Perfection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Online], 2: 2 , Online since 21 December 2010, connection on 19 April 2019. URL :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ejpap/888>.
- Duck, L. E.(1977). Bronson Alcott, Abraham Maslow, and Third Force Psychology. *Education*, 98:2 , pp. 210-222.
- Emerson, R. W. (1841/1850). The Over-Soul, in *Essays: First Series*. Boston: James Munroe & Co.
- Fenner, M. S. & Fishburn, E. C.(1944). *Pioneer American Educators*.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Inc.
- Froebel, F. (1906). *The Education of Man*. (Tr. by W. N. Hailmann) N. Y.: D. Appleton and Company.
- Goodman, R. (2019). "Transcendentalism". In E. N. Zalta (ed.) ,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9 Edition). Retrieved from:<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9/entries/transcendentalism>.
- Haefner, G. E.(1970). *A Critical Estimate of the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A. Bronson Alcot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 Hirst, P. H. (1966a).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al Theory. In I. Scheffler (ed.) ,

-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Boston: Allen & Bacon.
- Hirst, P. H. (1966b). Educational Theory. In J. W. Tibble(ed.), *The Study of Education*. London: RKP.
- Kerns, J. D. (2009). *Shaping an "Idea without Hands": Bronson Alcott's Educational Theory Brought to Life in Little Women*. Graduate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10082. <https://lib.dr.iastate.edu/etd/10082>.
- Matteson, J. (2007). *Eden's Outcast—The Story of Louisa May Alcott and Her Father*. N. Y.: W. W. Norton & Company.
- McCuskey, D. (1940). *Bronson Alcott: Teacher*. N. Y.: McMillan Company.
- Miller, J. P. (1996). *The Holistic Curriculum*. Toront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 Miller, J. P. (2005). Bronson Alcott: Pioneer in Spiritu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Spirituality*, 15: 2, pp.129-142.
- Miller, P. (ed.)(1957). *The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s*. N. Y.: Doubleday & CO.
- Miller, R. (1999). *What are Schools for? Holistic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Brandon, VT : Holistic Education Press.
- Moiser, R. D. (1952). *Educational Theories of the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ts*. *History of Education Journal*, 3:2, pp.33-42.
- Nash, P. (1968). *Models of Man—Explorations in the Western Educational Tradition*. N. Y.: John & Wiley & Sons.
- Nussbaum, M. (2010). *Not for Profit—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O'Connor, D. J. (195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London: Farleigh University Press.
- Oliver, E. S. (1962). Alcott's Uses of Conversation in Public Education. *Today's Speech*, 10:1, pp.17-18.
- Palmer, J. A.(ed.) (2001) ◦ *Fifty Major Thinkers on Education*. N. Y. : Routledge.
- Peabody, E. P. (1836/1874). *Record of a School: Exemplify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Spiritual Culture*. Boston: Russell, Shattuck & CO.
- Pietras, T. P.(1971). Amos Bronson Alcott: A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eory*, 21:1, pp.105-111.
- Reese, W. L. (1983).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 Ronda, B. (2009). The Concor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the Legacy of Transcendentalism.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82: 4 , pp. 575-607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alwonchik, M. (1972).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Louisa May Alcott*. Dissertations. 1228. https://ecommons.luc.edu/luc_diss/1228.

- Saito, Naoko (2001). Reconstructing Deweyan Pragmatism in Dialogue with Emerson and Cavell.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37:3, pp. 389-406.
- Shepard, O. (1968). *Pedlar's Progress: The Life of Bronson Alcott*. N. Y.: Greenwood Press.
- Stiem, M.(1960). Beginnings of Modern Education: Bronson Alcott.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38: 1, pp.7-9.
- Swartz, R. (2016). *From Socrates to Summerhill and Beyond: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or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Wagner, F. (1979). Eighty-Six Letters (1814-1882) of A. Bronson Alcott (Part One) ,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1979*, pp. 239-308.
- Yamamoto, T. (2018). A. B. Alcott and J. Dewey: Leibniz's Monadology as Background of Thought. 九州看護福祉大学紀要 , 19 : 1 , pp. 27-36.
- Zahner, M. (2016). An Experiment in Americ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Journal*, 43: 2, pp.181-194.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方永泉		計畫編號：109-2410-H-003-012-		
計畫名稱：Bronson Alcott教育思想及教育實踐活動之探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1	篇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